言於朝偕曰襄嘗以公抵我豈可以私報也
杜正獻公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不恕也
范文正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
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贈朱氏父
太常博士暨諸子皆公為葬之歲則為饗祭朱氏他子
第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
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
曰吾善鍊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

重寡言修意輕之及修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
槩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濶然不屑意及韓范出
乃復除知制誥會修甥嫁為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
覺語連及修修時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韓
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與甥亂上怒急羣臣無敢言者
槩乃上書言修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
輕加汚衊臣與修蹤跡素踈修之待臣薄所惜者朝廷
大體耳或謂槩曰公不與歐陽公有隙乎公曰以私廢

韓忠獻公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隅坐中忽語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外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

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償之公
因閱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視之曰此前人清風吾
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顏魯公為尚書時乞米
于李大夫墨帖并刻石摹之以遺親友
韓魏公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人
養育諸姪比於己子所得恩例必先及旁族逮其終子
有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恨不及養奉塋域甚厚五世
祖冢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松檟召人守視之貴顯十

以兒之戲於親之前而靜觀之其顏色為何如哉必養之有素然後於父母之心專一雖形骸向老年齒轉深而此心常如嬰兒也

人以為難

後唐趙光逢為相常有女真寄黃金一鎰於其家適值亂離女真委貨於他所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官觀其舊封尚在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闇室搢紳咸仰以為名教宗主

周馮道初仕後唐長興中平章事明宗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菴與從人同器食臥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

論不應賢良　公嘗從司馬温公辟修歷代君臣事迹
時王荆公當國人皆奔競公未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友
善嘗諭荆公意以公獨不親附故未進用公竟不往見
後章惇拜相公坐貶永州公平生澹然無欲家人不見
其喜怒之容脩書于洛有終焉之志及登侍從無時不
求退每被除擢必力辭不得已然後就職及被貶責處
之怡然嘗曰吾西蜀一布衣耳今復不仕何為不可
蘇文忠公謫惠州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鑾蜜所侮